

绝地苍狼

黄真之舞
JUE DI CANG LANG

玉染
作品

北京佳图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TIME

绝地苍狼

黄河之源

J U E D I C A N G L A N G

玉柒
作品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地苍狼. 黄河之源 / 玉柒著. -- 合肥 : 黄山书社,
2011.7
ISBN 978-7-5461-1996-0
I. ①绝… II. ①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0936号

绝地苍狼. 黄河之源

玉柒 著

出版人：左克诚
责任编辑：赵子宜
责任印制：李磊

选题策划：Star◎明日科技
封面设计：霖工坊装帧设计
版式设计：颜森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政编码：23007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69288884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7 字数：195千字


版次：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1996-0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印刷厂调换)

引子



我叫玉七，出生在苏北的一个乡下。那儿地广人稀，有点荒凉，话说地一荒就招鬼，这话还真有点道理。在我们村旁一里多处，有一乱葬岗，听说很早以前是个小村，后来被日本人进中国的时候给灭了，一村的男女老幼全部遇害，给挖一大坑埋了。现在凡是什么孤寡横死的，没有后人送棺下地的，乡亲们都用草席子一卷，在乱葬岗上随便埋了，一些夭折的小孩尸体，也都用布一包，丢在坟堆里。

久而久之，这地方就不怎么干净了，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就鬼火乱飞，夜鸟悲啼，看一眼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当然了，真鬼我是一次没见着，不过我倒是亲身经历了一件比较玄乎的事。

一点虚假都没有。

我们那地方黄鼠狼多，这东西很是讨厌，不是拖了东家的鸡，就是咬死了西家的鸭，平日里大家只要一发现这东西，必定是又追又打，但这东西异常灵敏，一般很难捕获。

我和赵福根看瓜的时候曾打死了一条，后来发生的事，却差点没把我们俩吓死。

赵福根就是赵三爷的儿子，他家在西面野沟子边有一块地，种的是西瓜。农村嘛，难免有些馋嘴的孩子，偷个瓜摸个枣什么的，所以晚上得有人看瓜，赵三爷年岁大了，看瓜这事，自然落到了他儿子赵福根的身上。

赵福根和我是发小，从小就在一起玩耍，看瓜的时候就喊上了我，

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别的不说，这西瓜是管饱的，何乐而不为呢。

那天晚上月亮又圆又大，漫天繁星闪烁，和风微掠，偶而几声狗吠蝉鸣，很有点诗情画意。两人摸了个大西瓜，吃了个饱，躺下没一会，我刚刚进入迷糊状态，赵福根就伸手把我抵醒了。

我一睁眼刚想说话，他就捂住我的嘴，用手悄悄指了指，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大黄鼠狼正人形似的“站”在旁边一个小坡子上，对着月亮一拜一拜的，不知道在搞什么飞机。

这只黄鼠狼个头特大，几乎有一般黄鼠狼两个大小，别处也和我们平时看见的不一样，一般的黄鼠狼都是黄毛，这只黄鼠狼背上却长着一溜白毛，在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我和赵福根都才十六七岁，初生犊子不怕虎，要有足够长的棍子，都敢将天捅个窟窿，哪里会怕什么黄鼠狼。

两人悄悄下了床，随手拿起放在床头的棍子，轻手轻脚摸了过去。那黄鼠狼毫不察觉，仍在那对着月亮磕头，待我们两人到了近前，我还没来得及举棍，赵福根已经一棍子砸了下去。

那黄鼠狼丝毫没有防备，被赵福根一棍子正好抡中脑门，顿时受了重伤，被赵福根又补了几下，终于停止了抽搐，一命呜呼了。

我们两人这个乐，瓜也不看了，提着黄鼠狼跑回家，找把刀子就把黄鼠狼给剥了，剁巴剁巴煮了一锅，黄鼠狼皮挂在了他家屋檐下晾着，这东西有人收，十来块钱一张。

等黄鼠狼肉煮熟了，加了点盐，两人就狼吞虎咽吃了起来，那时候也没吃过什么好的，有肉吃已经很不错了，一只黄鼠狼没一会就被我们俩啃了个干净。

这肉是吃完了，两人还得回去看瓜啊，抹了抹嘴就准备出门。谁知道门一开，两人顿时吓得呆在那里，我不知道当时赵福根怎么样，反正我是差点尿了裤子。

只见门口一片黄，全是黄鼠狼，足足有千把只，一只一只全像猴似的坐在那里，数千只绿幽幽的眼睛盯着我们俩。奇怪的是，这么多黄鼠狼聚集在一起，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我吓得“咣当”一下将门关了起来，背靠着门大喊救命，现在想想觉得挺丢人的，但那个时候确实害怕到了极点，几千只绿幽幽的眼睛一齐盯着你看，不吓出病才怪。

幸好我喊叫的声音将赵三爷吵醒了。赵三爷一见我们俩全都脸色发青，腿不住地打着颤，我还抵住门扯着喉咙喊救命，就奇怪了，问道：“我说你们两个小子，这都快半夜了，不去看瓜在家嚎什么呢？”

赵福根都吓傻了，一个劲地打结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比他要好点，急忙将事情跟赵三爷说了一遍。赵三爷一听，忙打开门一看，门口的黄鼠狼更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就这样还有黄鼠狼源源不绝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到门前就往那儿一坐，也不出声，不见有任何动作，但越是这样越是吓人，谁知道它们究竟想做什么啊？

赵三爷脸上也变了色，问道：“你们将那白毛黄鼠狼的皮放哪了？”我指了指屋檐下，赵三爷急忙拿了根竹竿挑下来，然后就这样挑着往门外一放，随手将竹竿丢了，关上了门，顺着窗户向外看去。

我也挤到窗户边向外看，只见那群黄鼠狼围了一个圈，将那白毛黄鼠狼的皮围在当中，过了一会，一只体形较大，背上有一溜黑毛的黄鼠狼，叼起那只白毛黄鼠狼的皮，扭头看了一眼赵三爷家的房子，一溜烟走了。

那只黑背黄鼠狼走后，其余的黄鼠狼也开始散去，片刻之间走了个干干净净。黄鼠狼走后，赵三爷将我们狠狠骂了一顿，说是黄鼠狼百年黑背，千年白毛，我们砸死的那只背上已经有了一溜白毛，起码也要有六七百年的道行，今天黄鼠狼已经认识了他家的房子，只怕以后难免有祸事上身。

当时被赵三爷这么一说，还真吓得不轻，不过现在想想，如果那只白毛黄鼠狼真有六七百年的道行，又怎么会被赵福根几下就砸死了呢？只是那些黄鼠狼为什么会大规模集合在赵三爷家门前，却成了一个谜。

我后来因为上学离开了村庄，赵三爷家也搬到了外地，我和赵福根也就失去了联系。不过前一段时间回老家的时候，听乡亲说赵福根死了，说是赵福根做了泥瓦匠，给人家盖房子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从房子上摔了下来，那房子才盖一半，也就两三米高，只是被摔断了只胳膊，谁知道抬回

绝地苍狼

JUEDI
CANGLANG

家后，赵福根就一直胡言乱语，说是什么白毛黄鼠狼来追命了，没两个月就死了。

我惋惜之余，也难免心惊肉跳，那白毛黄鼠狼的肉，我也吃了一半，吓得我回到城里赶紧去庙里求了个观音供在家中，以保平安。

其实在我们乡下，类似这样的奇闻异事，多不胜数，这里我就不一一道来了。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比之前说的这些要离奇多了。



第一章	老板有请	001
第二章	一瓣玉莲花	008
第三章	三块布绢	016
第四章	临时保镖	025
第五章	嘴贱	034
第六章	星宿海野狼谷	043
第七章	幽谷异兽	061
第八章	三阴之地	073
第九章	山谷下的山谷	086
第十章	蚁鼠一窝	097
第十一章	盐帮后人	111
第十二章	两排眼睛	124
第十三章	火蟒之血	140
第十四章	俘虏	152
第十五章	色字头上一把刀	166
第十六章	冰蚕王后	180
第十七章	狼狈为奸	199
第十八章	真正的黑道老大	219
第十九章	第二瓣玉莲花	229
第二十章	结局才是开始	243

第一章 老板有请

我现在搬到了城里，平日里写写书，弄弄古玩——写书从未出名过，古董也是买一件亏一件，日子过得不咸不淡。

不过我这人心态挺好：咱这不是还年轻嘛！才三十露点头，正是人生好年华，男儿黄金期。黄忠六十跟刘备，德川家康七十打天下，姜子牙八十为丞相，余太君百岁挂帅，我才这点岁数，有什么好急的呢！

只是最近这段日子过得有点不省心，刚被人骗买了赝品古玩，又被银行告之房贷利息上调了，每个月要多交一百多块；和几个伙伴合伙做点生意补贴家用，由于大家都没经验，刚撑三个月，开张时候朋友送的花篮还摆在门口呢，公司就宣布破产了；连朋友结婚我去凑个份子，车子轮胎都能爆了，反正，就没一件事能让我略微开心的。

我老婆经常在外面忙大生意，最近也没空过问我的事，要是让她知道实情那还得了啊！

这正在家胡思乱想呢，“咚咚咚”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我老婆忘带钥匙了，马上起身去开门，什么人都可以得罪，老婆绝对不能得罪。

“小娘子，你回来了？”门一开，门口站的虽然和我老婆是一个性别，长得也是柳叶弯眉樱桃嘴，水汪汪的大眼粉嫩的脸，但绝对不是我老婆。这下弄得我有点尴尬，虽说哥们一向自诩二皮脸神功修炼得还不错，刀



扎不透枪打不入，但这刚见面就逮着人家大姑娘喊小娘子的事，还是第一次。

见那女孩子比我还尴尬，我急忙连声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是我老婆回来了。”嘴上虽然这么说，可没敢往屋里让，原因有二，一是万一我老婆要是赶巧不巧的这个时候回来，看见我和这个大姑娘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可能会打翻醋坛子；二是我根本不认识这姑娘，我们这栋楼每一家的门都一样，说不定是走错门的了。

“请问是玉七先生吗？”那女孩子好像还没有从刚才的尴尬中走出来，问这话的时候脸上还是含羞带怯的。

“对，我是玉七，但是除了路边卖花的小姑娘，从来没有人叫我先生。”这一问，我就确定了件事，这姑娘就是来找我的。可心里又纳闷了，我根本不认识她啊，只见那姑娘又说话了：“玉七先生你好，我是万达房产公司的董事长秘书，董事长特地让我来邀请你明天上午到他家中一叙，说是有要事商谈，请玉先生明天走一趟好吗？”

我一听头就大了，这个万达房产的老总姓李，因为是个秃子，大家背后都叫他李光头，和我曾有过数面之缘，一直缠着要我给他写自传，给的价钱也不低。不过他的阅历实在不堪入目，写出来的话，全是些坑蒙拐骗、行贿送礼的事，就没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亮点，照实写出来估计也就是本现代商业犯罪实录。

但偏偏这家伙不能得罪，人家不但有钱有势，还和当地一些地痞流氓都有关联。咱一个穷书生，大腿都拧不过人家手指头，哪敢明着和人家呛声，所以他要求我替他写自传的事，我一直支支吾吾拖到现在，也没给个准确的答复，估计明天上午叫我去，也还是这破事。

我虽然不想去，还是点头答应了，万一惹火了那家伙，让两个地痞收拾我一顿，也得咱闷声挨着不是。

那小姑娘见我答应了，一点意外的表情都没有，笑着道了声再见，转身离去了，只留下一门口的余香。

我等那小姑娘扭动着小蛮腰直到看不见的地方，才关上门，坐在电脑前继续写我的书，却怎么也憋不出一字半句，干脆将文档关了，玩起

网游来。

由于我在游戏里尚属菜鸟一只，平时仗着朋友多还能狐假虎威几次，但今天不知道怎么的，等级高装备好的朋友都不在线，平时那些被我欺负的家伙趁机到处追杀我，弄得我很是不爽。终于，在我不知道是第几十次倒下的时候，抓起手机打了个电话给吴老六。

吴老六跟我是死党，真名叫吴桐树，也不知他爸给他取这名字是不是希望能引个金凤凰什么的？我们俩从高中到大学都同一个班同一张桌子，要不是因为他经常几天不洗脚实在臭不可闻，我坚持不肯和他同铺的话，也许我的第一次同床也会被他抢去了。

吴老六这个名字有点来历：他老爸在他刚懂得男女之间不同的时候，就由于他不喜欢学习而恐吓过他，中国男女的比例是 107 : 101，如果不努力，将来就是剩下那六个里的一个。结果等他上了大学，发现学校里的男女比例是 7 : 1，自己长得也就一般，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下，自然就成了那个六，偏偏在宿舍里，我们是按年龄排大小的，这一排下来他又是老六。从那以后，吴桐树这个名字，基本上就从他的生活里淡出了。

电话“嘟嘟”响了好一会，才传来吴老六还没睡醒的声音：“谈感情请按 1，谈工作请按 2，谈人生请按 3，给俺介绍对象请按 5，请哥们吃饭就直说，找哥们借钱请挂机。”

我也不理他那一套，直接吼道：“老六，速度上线，哥们正被一帮人猛砍呢！”

吴老六道：“老七，你就放过我吧！昨天晚上你把事儿闹起来了，结果自己没打两小时去睡觉了，还美其名曰老婆逼的，害我们几个和他们整整打了一夜。这就算了，为兄弟两肋插刀应该的，可我这正做梦娶媳妇呢，这样的美梦，一年也不见得能碰上一回，还被你给吵醒了。你今天要是不赔我一美梦，我跟你没完没了，去你家吃去你家喝，临走还抽根皮筋做个弹弓打你家窗玻璃。”

这家伙，整天嘴贫得跟挂了七八个油瓶似的，我听他这么一说，也乐了，刚才在游戏里憋的一肚子气消了个大半，随口应道：“得，哥们请你吃饭，我出去弄瓶酒，在家等着你。”



“算了吧！看你难得实诚这么一回，哥们就跟你抖实话吧，昨天你被老婆揪下线没一会，咱们就大获全胜了。我半夜睡不着去城河里偷鱼了，没想到还真走运，一网就弄了条大的，你来吧！这条鱼好几斤，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别忘了带瓶酒来，哥们可没钱买酒。”

我一听这个郁闷，刚才还以为他真一夜没睡为我两肋插刀来着，谁知道人家是“两肋插鱼”去了，幸亏打了这个电话，要不这条鱼就没我什么事了！赶紧答应一声挂了电话，换了衣服，出门在小卖部拿瓶酒骑上电驴，直奔吴老六家去了。

吴老六城里有房子，不过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想的，就赖在郊区那又老又旧的宅子里。他父母常年在外地做生意，家里就他一个人，这家伙又奇懒，除了上次我替他介绍对象的时候收拾过一次房子，平时能不动手就绝不会动一根指头。

停好车一走进院子，我就看见吴老六撅着屁股趴在自家门上，顺着门缝往里瞧什么呢。我踮着脚过去，伸手一拍吴老六肩膀，那家伙正聚精会神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被我这么悄无声息的给了他一下，惊得猛一回头，看见是我，忙伸手在嘴唇上做了个噤声的表情，又转头将眼睛贴上了门缝。

我顿时奇怪起来，这家伙的嘴平时是绝对不肯吃亏的，被我这么一惊竟然没对着我贫上一会，也算稀奇了。何况，他偷看的还是自己家，自家的东西还有什么是不能光明正大看的，该不会这小子将床借给哪对痴男怨女行云雨之事了吧？

一想到这，我也顺着门缝往里看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屋里大厅正中间，竟然有只大公鸡和一条青蛇互相对峙着，青蛇也不算小，通体青碧色，粗如儿臂，肚子中间鼓起一小块来，看样子刚饱餐了一顿，有一米多长，看起来有点恐怖，但应该不算什么剧毒的蛇。

那大公鸡看上去倒有几分威风，浑身黄羽，血冠硕大，高脚尖嘴，应该不是吴老六家喂养的，否则早就进了我们的肚子了。

那公鸡双翅一展，扑棱几下后，竟然向大青蛇直扑过去。而大青蛇竟似早有准备，将自己的身躯盘成一团，只露个蛇头在外面，见那大公

鸡来袭，竟也不惧，蛇头一晃，躲过大公鸡的一啄，伺机还击。

我一见大乐，这两个东西有点意思，竟然斗起来了，本来想站起来的身体又慢慢趴了下去，想看个究竟。

那大公鸡一击不中，喉管“咯咯”直叫，双翅又是一展，身子凌空腾起，竟然伸爪向蛇头上抓去。

青蛇又是将头一晃，躲了过去，却不料大公鸡这下竟是虚张声势，见蛇头已经闪到一旁，闪电般将头一低，一下啄在青蛇眼睛之上。

这下那青蛇顿时疼得满地打滚。大公鸡一击命中，哪里还肯放过青蛇，不停在旁边趁虚啄击，片刻之间，青蛇身上竟被啄破了数处，眼见就不活了。

这时大公鸡大概以为已无危险，上前一爪按住蛇腹，低头对着蛇腹连啄，几下过后，那蛇腹竟被啄开一道口子，一只小鸡仔从里面淌了出来。

我顿时明白过来，怪不得这大公鸡要和青蛇开打，敢情这青蛇吃了小鸡仔，大公鸡报仇来了，心中更是啧啧称奇。

就在连我都以为这青蛇一条命已经差不多没了，正准备悄悄开门将大公鸡抓住之时，场中情景却又忽起变化。

青蛇虽然肚破肠流，遍体鳞伤，却仍旧未死，大公鸡一只爪子按在它腹部，它尾巴却仍可活动自如，蛇尾一卷，竟然将大公鸡缠了个结结实实，无论那大公鸡如何跳跃转动，那青蛇丝毫不为所动，身躯反而越缠越紧了。

大公鸡固然爪尖嘴利，却苦于被青蛇紧紧缠住，毫无用武之地，开始还能跳跃挣扎，奈何那青蛇力道甚大，越缠越紧，片刻过后，大公鸡终于不支倒地。

而此时青蛇已经将鸡身缠了个严实，随着青蛇身躯不断蠕动收缩，我甚至都能听到大公鸡骨骼被箍断的声音。

我知道这大公鸡算完了，心中更乐，天上掉下顿美餐来，人要走运，山都挡不住。本来以为只有鲜鱼吃，没想到这下又有公鸡又有蛇的，这一趟真没白来。

吴老六比我还急，见大公鸡和那青蛇斗了个两败俱伤，急忙推开房



门窜进去，将公鸡和青蛇几下全都弄死，屁颠屁颠提去灶上摆弄了。

我跟他太熟了，再加上做饭弄菜的事我也不行，自顾自地开了电脑，上了他的帐号去杀仇人，好报我之前被追杀之恨。

吴老六懒归懒，做的饭菜却是不赖，不大一会，一大盘红烧鸡，一大盘红烧鱼，一大钵蛇羹就做好了，我也杀了个过瘾，不等吴老六招呼，自己跑过去拿了碗筷，倒了酒，抢先吃喝起来。

咱们虽然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吃起东西却绝对不慢，片刻之间，一盘红烧鸡已只剩几块鸡肋，一盘红烧鱼剩的都是鱼刺，一钵蛇羹更是见底了。

吃饱喝足，吴老六手也不洗，和衣往床上一躺，眨巴眨巴眼：“你吃了我的鸡和鱼，又喝了我的蛇羹，是不是应该帮我把碗盘洗了？”

我当然也不愿意做清洁工，随口说道：“我说老六，你也该认认真真找个对象了，别的不说，总有人收拾这个家不是。”

吴老六接口道：“你以为我不想，要有人能看上我呢！再说了，哥们怎么也是天之骄子，得有点条件的才能配上我吧！”

只见他点了支烟，抽了一口，吐出一连串的烟圈，慢腾腾地说：“其实我要找啊，条件也不是太高，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就能凑合了。”

我狠狠的“呸”了一口，掏出烟来点了一支，不再甩他，跟这家伙没法说，脸皮厚得跟城墙似的，拿大炮轰都够好几炮的。

抽了口烟，忽然又想到明天要去见李光头，心里不由一阵郁闷，叹了口气。吴老六一见我叹气，贫嘴劲又上来了，问道：“老七，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开开心。”

我知道他那德性，也懒得和他斗嘴，加上最近这段日子过得确实不顺心，一肚子的苦水也想找个人倒倒，于是就将这段时间的倒霉事都说了出来。

谁知道我这一说，竟是捅到吴老六的伤心处了，这边刚说完，他“嗷”的一嗓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



吴老六指着我的鼻子道：“老七，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原来就农村一屁孩子，现在在城里买了房子娶了老婆，还想咋的？你看看我，大学毕业几年了，正经工作没找到一个；谈了几年的对象，被玩劲舞的小子拐跑了，到现在还光棍一条；上校友录想寻摸两个别人吃剩下的妞，小学同学里女的全结婚了，加中学大学班级，结果不让我通过，说我上学那会是不良少年；网上泡一妞，见面才知道是离婚的，她儿子比我小一岁，现在天天追杀我，说他妈是为了我离的，你说冤不冤！”

吼到这儿，吴老六咽了口唾沫继续道：“我现在运气那个好啊，吃炒饭吃出啤酒盖，吃馄饨吃出手指甲，坐公交车被门夹脑袋，打苍蝇手拍钉子上，去茅山烧烧香，手机还掉功德箱里拿不出来。”

“更邪的是，出门口一和尚说我大富大贵，就是现在走背字，一高兴花五百块钱买了他一个翡翠护身符，天天没事就含嘴里，有天朋友来了说我舌头怎么绿了，把翡翠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块玻璃。你说那孙子骗我就骗吧，还非让我天天叼着，现在一伸舌头人家以为我苦胆破了，你说哪个妞能理我。”

我好不容易听他贫完，马上雪上加霜了一句：“行，老六，就冲你这邪乎劲，明天陪我去见李光头，咱将这倒霉劲带点给他，也算是替广大人民出了口气。”

一提到李光头，吴老六顿时蔫了，刚毕业那会，他在李光头的房产公司做过几天，到现在工资还没拿到。不过后悔已经晚了，他知道我说得出就做不到，要他陪我去，想不去都难，只好无奈地点了点脑袋。

第二章 一瓣玉莲花

第二天一大早，吴老六就“咣咣”直捣我家房门。两人吃了早点，一起下了楼，骑上电驴，直奔李光头的别墅而去。

等到了李光头家门前，一看人家这别墅，我和吴老六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电控的铁栏门，门两边和楼拐角都装有摄像头，单门独院，红砖碧瓦，吊角雕顶，院内一角稀稀疏疏几根紫竹，石桥石桌石墩子，一处小喷泉池内悠闲地游着几条金鱼，看着就舒服。想想自己那几十平米的小窝，还是贷款买的，顿时心里的妒忌羡慕愤恨全出来了。

按了半天门铃，一个保姆才懒洋洋地出来，询问了半天，才开门让我们进去，临放我们进门的时候，还瞄了一眼我俩骑来的电驴，撇了撇嘴。

李光头还没起来，我们只有在客厅里坐着，好在那小保姆送来了几盘水果，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等那小保姆再过来送茶水的时候，几盘水果已经被我和吴老六消灭了，又惹来小保姆一顿白眼。

两人一直等到十来点钟，李光头才从楼上睡眠惺忪的下来，一见我们就笑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昨天应酬晚了，贪睡了会，让两位久等了。”

说实话，我对这李光头印象很不好，秃脑袋油光滑亮的，一张大肥脸，两只小色眼，酒糟鼻子厚嘴唇，胖得下巴和脖子都分不清，身



材有点邪乎，估计他横着和竖着也差不了多少，肚子腆老远，走路还有点外八字。这些都还能忍受，最难以忍受的是他那张脸上的麻点，那真是一绝，大麻子套中麻子，中麻子套小麻子，整张脸上全是坑坑点点，都长成这样了还能满脸冒红光，请世界上最顶级的化妆师，估计都化不出这个效果来。

看着这样的一张脸，咱还得笑，必须得笑着说话，你说这难受不难受。

我挂着虚假的笑容道：“李老板客气了，我们后生晚辈，等会是应该的。”话一说完，吴老六就狠狠剜了我一眼，李光头却笑得更欢了，连声道：“小七果然是读书人，说话听着就是舒服，我们都这么熟了，就不要客套了，来来来，跟我来书房，我给你们看样好东西。”

我苦笑了一下，你丫一个爆发户，能有什么好东西，还不就是一些价值不菲的金银古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经验，上次在李光头公司的办公室，他就说要给我看一样好东西，结果从保险柜里一拿出来，却是整整一斤重的纪念金砖，闪得我眼直冒金花。

要是叫我一一大早等到现在，就是给我看看金银珠宝，我保准能吐血。

想归想，又不能说不想看，只好假笑着答应了，站起身跟着李光头那肥短的身躯向书房走去。

吴老六在我身后拉了拉衣服，等我回过头，对我伸出个中指晃了晃，低声道：“老七你真恶心，啥时候学会拍马屁了？”我狠狠翻了他一白眼，没用他。

进了书房，我汗“唰”地就下来了，一屋子的书啊，都是大部头全新的，精装正版，估计买来也就是装样子的，从来没看过，浪费！他这一屋子书要是都送我，那该多爽啊！真是锦袍穿狗身上了。

李光头用眼角瞟了瞟我，指着那些书籍哈哈笑道：“老七见笑了，我这些书都是用来做样子的，装装门面嘛，总不能一味在钱堆里打滚不是。”

我干笑了一下，吴老六撇了撇嘴，都没说话。这人比人，真能恼死人。

李光头又笑道：“让你们来可不是看这个的，更不是摆阔，真是有一件好东西，但是这东西价值并不高，我想来想去，这东西也就老七有兴